

Yü Yen Tzŭ êrh Chi

语言自迹集

——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英〕威妥玛 著

张卫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自述集 / (英) 威妥玛 (Wade, T. F.) 著; 张卫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4
ISBN 7-301-05563-3

I. 语… II. ①威…②张… III. ①北京话—汉语史—史料
②北京话—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 IV.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322 号

书 名: 语言自述集

著作责任者: [英] 威妥玛 著 张卫东 译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563-3/H·0740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国民灰色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机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3.25 印张 851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资助
深圳新鹏公司郝福寨先生资助

集通自言語

(YÜ YEN TZŪ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IN THREE VOLUMES.

SECOND EDITION.

PREPARED BY

THOMAS FRANCIS WADE,

Sometime H.B.M.'s Minister in China.

AND

WALTER CAINE HILLIER,

Chinese Secretary to H.B.M.'s Legation, P-king.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AND SOLD BY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YOKOHAMA, AND HONGKONG.

LONDON: W. H. ALLEN & Co., WATERLOO PLACE.

1916.

语言自述集

(Yü Yen Tzŭ êrh Chi)

一套循序渐进的课程

专供学习
通行于首都和直隶衙门的
汉语口语
的学生使用

全三卷

第二版

编著:威妥玛(前英国驻华公使)

华尔特·凯恩·希利尔(北京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

出版:上海海关总督察统计署

发行:凯利·沃尔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横滨,香港)

伦敦滑铁卢广场 W. H. 阿伦及其股份有限公司

1886.

目 录

序	胡明扬
译序	1
凡例	7
第二版序言(<i>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i>)	8
第一版序言(<i>Preface to First Edition</i>)	12
学习指南备忘录(<i>Memorandum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Student</i>)	23
第一章 发音(<i>Pronunciation</i>)	25
单元音和复元音(<i>Vowels and Diphthongal Sounds</i>)	25
辅音(<i>Consonantal Sounds</i>)	27
送气音(<i>Breathings</i>)	28
音节总表(<i>Sound Table</i>)	31
第二章 部首(<i>The Radicals</i>)	37
部首总表(<i>General Table</i>)	38
部首测验表(一)	45
部首测验表(二)	45
部首测验表(三)	46
口语部首练习	46
答案	47
第三章 散语章(<i>The Forty Exercises</i>)	56
中国的度量衡(<i>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i>)	177
第四章 问答章(<i>The Ten Dialogues</i>)	178
第五章 谈论篇(<i>The Hundred Lessons</i>)	214
第六章 秀才求婚,或践约传(<i>The Graduate's Wooing or the Story of a Promise that Was Kept</i>)	282

第七章 声调练习(<i>The Tone Exercises</i>)	325
关于声调影响韵母的条例的注释(<i>Notes on the Tone Rules Affecting the Finals</i>)	327
练习燕山平仄编	330
声调练习(<i>Exercises in the Tones</i>)	342
第八章 词类章(<i>The Parts of Speech</i>)	403
1. 绪论(<i>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i>)	403
2. 名词与冠词(<i>The Noun and the Article</i>)	405
3. 汉语的量词(<i>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i>)	406
4. 数,单数与复数(<i>Number, Singular and Plural</i>)	410
5. 格(<i>Case</i>)	411
6. 性(<i>Gender</i>)	413
7. 形容词及其比较级(<i>The Adjective and its Degrees of Comparison</i>)	414
8. 代词(<i>The Pronoun</i>)	415
9. 动词的情态、时态和语态修饰(<i>The Verb as Modified by Mood, Tense, and Voice</i>)	420
10. 副词,表时间、处所、数量、程度等等(<i>The Adverb, of Time, Place, Number, Degree, etc.</i>)	428
11. 介词(<i>The Preposition</i>)	433
12. 连词(<i>The Conjunction</i>)	434
13. 叹词(<i>The Interjection</i>)	435
附录(APPENDIX)	437
(1) 北京语音节表(<i>The Peking Syllabary</i>)	438
(2) 北京话字音表(<i>Sound Table</i>)	445

序

近代汉语的语音研究长期以来主要依据的是《中原音韵》系列的韵书,但是,由于韵书经常有存古的内容,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音面貌就有争议,再加韵书只能告诉我们当时汉语语音系统的韵类和声类的概貌,而每个字的具体音值就完全要靠我们去分析推测,因此意见可以很分歧,而且很难取得共识。1960年吕叔湘先生指导我跟他一起研究《老乞大》和《朴通事》。吕先生的本意是想根据对这两部书的语言材料的穷尽分析,建立一个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当时他提出了关于“句段”的理论,认为西方语法的句子和句子成分分析不完全符合汉语特点,所以想以句段理论为基础建立一个崭新的汉语语法体系。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吕先生的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实现。在动手进行语法分析之前,他对我说,“你先把语音搞一下。”我当然立即着手去研究这两本谚解本的语音系统。大概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把谚解的对音系统搞出来了。吕先生看了说,“语音我不在行,得请陆志韦陆先生看看。”陆志韦先生很快就审读了我写的稿子,并且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这就是我写的第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由于我走的是一条捷径,只要把谚解本初版时谚文字母的大致读音弄清楚了,对音的结果也就出来了。陆先生很满意,还夸奖了我一番,而就我而言,实在是意外的收获,因为事先什么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完成吕先生交代下来的任务而已。这以后我还搞了这两部谚解本汉字下面右边的《通考》对音。再后来就什么也没有搞,又去干别的了。这期间倒不是想再根据其他拼音文字的对音来研究近代汉语语音,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野狐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个准。在清史所的时候我研究过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的历史,看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知道从利玛窦开始西方传教士就用拼音编过不少汉语词典,还有人写过汉语和满语的语法书。艾约瑟的《上海方言语法》我利用过,但是官话语法我没利用,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我都读过,还有不少明末清初的汉语拉丁语词典也翻阅过,但是都没有去研究,就因为我始终没有明确的专业思想,没有想在近代汉语语音领域下工夫。一次偶然的机,我把我的三册《西儒耳目资》给了张卫东

同志,希望他去研究研究里面的语音系统,特别希望他把入声问题梳理一下,看看明末的官话究竟还有没有入声,另外看看北京话的读书音,如“学”xio→xue/xiao等等是怎么回事,是哪儿来的。张卫东同志是科班出身,长期从事方言研究,条件比我好,他很快就写出了好几篇有分量的有关文章。最近他又在研究《语言自述集》,并且准备把全书翻译出来,这可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大工程。我一听就非常赞成,非常支持,当然只是空口说白话的支持。我自然盼望卫东同志不仅是翻译,而且要研究,因为威妥玛记录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北京话,有极高的语言史价值。我依稀记得威妥玛记录的北京音,当时像“何、河”这样的字还读ho,可见这一类字元音演变离现在的时间不长,诸如此类,很多可以补充近现代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张卫东同志在韩国工作了一年,带回来大批珍贵的韩国早期的汉语课本。就《老乞大》而言就有十来种不同的版本。有这么多好材料,还不该好好研究?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人人都能免费阅读用英文写的书,卫东同志不想独自霸占这样的宝贵资料,而是要翻译出来供大家使用,这充分说明了他的为人。我国向来提倡做学问先要学做人,人品好才能再谈学问好不好,而且只有人品好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我希望《语言自述集》的中译本能早日出版。

胡明扬

2002年2月于北京

译 序

关于《语言自述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只在“威妥玛”或“威妥玛式拼音”条中顺带介绍说是“1867年编的汉语课本”或“官话课本”。一百多年来，中国学界似乎没人认真读过这部书。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

它的确是一部汉语课本，教西洋人学北京官话口语的课本，但绝不只是普通学话课本：

(1) 这是汉语教学史上第一部教学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

(2) 它的编写，体现了编者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高屋建瓴、细致入微的准确把握，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在世界汉语教学史上曾发生过广泛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3) 这是用威妥玛式拼音(Wade system)记录北京话的大部头资料集(十六开本，一千一百余页)，堪称百多年前北京话口语的精彩实录，19世纪西方描写语言学 and 比较语言学同北京话研究相结合的高素质结晶，第一部以当时北京话口语为对象的描写语言学巨著。书中对北京话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所做的记录与分析，精确可信，丰富多彩，学术价值甚高。

可以断言，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普通话史、近现代汉语史以及汉语教学史研究，《语言自述集》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点，译本在原书书名下加了一个副标题：——十九世纪中期的北京话。

原书作者威妥玛(又译作伟德,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1841年来到中国, 在英国驻华公使馆任中文秘书, 负责海外雇员的汉语教学多年。1872年任驻华公使, 1882年卸任回国, 成为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威妥玛是19世纪西方汉学家中的佼佼者, 是那个时代汉语演变的权威见证人。读过《语言自述集》的人, 都会由衷地承认, 威妥玛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 由衷地感谢威妥玛, 感谢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宝贵的文献。

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 前后出过三版: 1867年第一版, 四卷本; 1886年第二版, 三卷本; 1902年第三版, 简本二卷。书名中的“自述”, 取自儒学经典《中庸》的一节:

君子之道, 辟如行远, 必自迩; 辟如登高, 必自卑。

意思是: 君子之道, 有如外出旅行, 欲远行的, 须从足下开始; 想登高的, 当自低处起步。不论是谁, 要想成为专家里手, 都必须从基础开始。

《语言自述集》作为一部优秀的汉语教材, 影响是世界性的。

《语言自述集》是那个时代英美人普遍使用的课本。著名的威妥玛式拼音(Wade system), 正是借助这部课本推出并风行世界的。

日本的汉语教学,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九年, 无论官办民办, 各学校教的都是“唐通事时代的南京话”。到了明治七年(1874), 情况开始转变。这年三月, 日本首任驻华公使进驻北京后

发现:清朝官场已改行北京话,各国公使馆皆有留学生在京请人教纯粹京话,因而要求外务省从汉语学校选派学生到京学习。是年四月得派两名,明治九年三月又增派3名。其中一人回忆说:“来到北京一看,没有语学书,只有当时英国支那公使威妥玛编的大本的《语言自述集》。这本书的确是珍贵的书,价钱非常高,买不起。于是,找支那的笔工抄写……”

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先生说:“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述集》以外,再也没有了。”明治九年九月,日本的汉语教学,从官方到民间,同时由南京话转向北京话。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第一版,便成了此时日本汉语教育惟一可用的教材。1879年,日本出版的北京官话课本《亚细亚言语集》,即以《语言自述集》为蓝本。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一书,对这一过程有详细介绍。

跟口语系列(Colloquial Series)《语言自述集》配套的,是书面语系列的《文件自述集》(Documentary Series)。去年我们在韩国奎章阁发现了它的一部手抄本(始第一卷,终第十六卷,中无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卷,但文件号未中断,仅自109至120百位之后缺编号;实有11卷120个文件),比日本所存的本子(7卷75件)要好。这表明,《语言自述集》也曾在朝鲜半岛流传。

《语言自述集》在欧洲也很有影响,直到1902年,俄国学者仍说:“至今为止大家还是认为伟德(Wade)的课本是最好的”(《汉语初级阅读——汉语口语(北京音)》序,俄国远东出版社,1902)。

二

本译稿采用的是1886年的第二版。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惟一本子,从第二版序言推知,也是最好的本子。这部三卷本的汉语课本,共一千一百余页,容量极大。百余年前的这部北京话描写语言学巨著,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可能拥有多项“第一”:

- 第一个把北京话口语作为描写与研究对象;
- 第一个把北京话官话口语作为教学对象;
- 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及变调、轻声、儿化等各种语流音变现象;
- 第一份北京话口语音节表(声韵配合表,声韵调配合总表);
- 第一次归纳了北京话口语连读变调的部分规律;
- 第一次详尽描述声调对韵母元音的影响;
- 第一次成功地讨论了现代汉语的量词及其语法功能;
- 第一次讨论汉语的词类问题并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做了词类划分;
- 第一个注意到“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等及其语法功能;

……

威妥玛式拼音跟国际音标的关系也值得注意:二者许多符号和标音法是一致的——1888年国际语音学协会制定出国际音标初稿时,威妥玛式拼音已借助《语言自述集》第一版(1867)和第二版(1886)在世界上通行多年。

《语言自述集》中的语音描写,注重实际,不少地方几近于今日严式标音,例如:

怎么 tsé ^{m3} mo / tsé ^{m3} mo	言语(一声儿) yen-yü > yüan-i
跟班儿的 kên pan êr ti > kên par ti	多少钱 to shao ch'ien > to-'rh ch'ien

河边儿 ho² pien¹-êrh² > ho² pie-'rh¹ 海边儿 hai³ pien¹-êrh² > hai³ pie-'rh¹

某些描写,如同一幅幅北京街头风俗画,例如有一节问答:

问:那花瓶儿他卖不卖?

答:卖他是一定卖;你要,可得花俩钱儿^①,他不是贱卖的。

注①:花俩钱儿 hua¹ lia³ ch'ien²-'rh,北京人说这话的时候,手都揣在兜儿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更有一些表述,例如:连读变调中的两个上声相连,“声调的变化更加显著:第一个音节变得接近甚至变同第二声(the first syllable is changed nearly, if not quite, to the 2nd tone)”;将当时“帝国官话”定义为“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等等,描写之精致,表述之准确到位,实在令人惊讶佩服!

在语法方面,对于汉语跟英语的差异,威妥玛的表述清晰明确,一语中的,表现得冷静而客观,例如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下划线为译者所加):

外国语言学家告诉我们,语法(Grammar),作为言语科学(the Science of Words),可分为语源学(Etymology)和句法(Syntax)两部分;而语源学规律又再分为屈折的和派生的(the laws of Inflexion and of Derivation)。汉语服从这个规定,但只是有限度地服从。在派生规律(derivation)方面,它的语源学有些地方跟其他语言有某些共同点;而在屈折规律(inflexion)方面,它没有语源学。

至于派生规律,汉语所有单个词(single words)的词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知的……

至于语源学的另一分支,即屈折变化方面,我再重复一遍,汉语语法完全不允许它占有一席之地;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词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说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作词类分析;在所有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汉语并不打乱它的词语系统,也不是要把它的各部分——不论是现存的还是过时的——都合并到词语系统中去,从而实现我们用格、数、语气、时态、语态等术语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表述的情况。汉语通过词语的句法处理,几乎达到了这些现存的限定所能实现的一切,几乎全部保持了词语在别处整体或独立运用的能力。

他敏锐地察觉到“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没有跌进“词无定类”的泥潭;他科学地论断“在所有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汉语通过词语的句法处理,几乎达到了这些现存的限定所能实现的一切”,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汉语的内在机制和语法特征。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哇!一百多年前,一个受过欧洲语言学严格训练的西洋人,来到东方研究汉语,竟无一丝“生搬硬套”的味道。这跟早期留洋的不少中国人对自己母语所作的“生吞活剥”式的分析,形成鲜明对照。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语言自述集》比较集中地讲语法的第八章(第一卷中文课文题为《言语例略》,第二卷英译文题为《词类章(PART VIII. THE PARTS OF SPEECH.)》)。第一版序言说,对于这一章,编者用心良苦,却并不满意。为此,威妥玛特别声明:“恳请读者牢记在心,该章不是讲语法,也没当语法来写。这仅仅是一项试验的结果,因为没有时间做精心准备,这项实验只是企图在有屈折变化(inflected)的英语和无屈折变化(uninflected)的汉语这一语法条

件下,给学生提供一些主要的对照和类比。”

第二卷第八章与第一卷之第八章内容大体相同。后者为中文课文,分13段,无段名;前者为英语译文和注释,亦分13段,但各有段名,借用西方语言学的概念,讨论当时北京话口语的语法。现将两章综合为一章,可从目录一睹其大概:

1. 绪论(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2. 名词与冠词(The Noun and the Article.)
3. 汉语的量词(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
4. 数,单数与复数(Number, Singular and Plural.)
5. 格(Case.)
6. 性(Gender.)
7. 形容词及其比较级(The Adjective and its Degrees of Comparison.)
8. 代词(人称代词,关系代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个体代词,不定代词)
(The Pronoun [Personal, Relative, Possessive, Demonstrative, Distributive, Indefinite.])
9. 动词的语气、时态和语态之修饰(The Verb as modified by Tense, Mood, and Voice.)
10. 副词,表时间、处所、数量、程度等等(The Adverb, of Time, Place, Number, Degree, etc.)
11. 介词(The Preposition.)
12. 连词(The Conjunction.)
13. 叹词(The Interjection.)

这13节并非以西语语法的框框套汉语,并非机械地“对照”与“类比”;所得汉语词类10种,跟我们今天的词类分析十分接近,而其中的某些成果,例如对量词的认识与表述,中国学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达到同一水平(参见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

据第二版序言所说,第一版有专门讲句法结构的一个章节,因初学者叫苦不迭而于第二版割爱。对于今天的语法史研究来说,这当然是非常可惜的。但从第二版的叙述与大量注释,仍可感受到威妥玛“北京话口语语法体系”的存在,把它归纳整理出来,不会太难。读者可以尝试跟《马氏文通》做一比较,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部书若能早些、哪怕早五十年被发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叙述,很可能会是另一样局面,别一番景象。

三

《语言自述集》原书第一卷前两章是英文,自第三章起是中文课文,繁体字直排,现改为简体横排;非一对一的繁简体,正异体,保留原字。第二卷始于第三章,是第一卷第三章至第八章的英译文和大量英文注释。英译文中用威氏音标给汉字词语标的音,一律照录。英文注释中的信息量很大;凡对中国读者有意义的,都按原文原意译出,必要时缀上英语原文。第二卷第三章每个单元的英译汉练习,英文从略,中文照录。原书中文课文用旧式句读(。、),今依其语气并参照第二卷英译文改为汉语现代标点符号。原书第三卷共245页,编有四个附录:一、英语词语汇编(第二卷之第三、四、五、六章),二、汉字索引(第二卷之第三、四、五、六、七章,以部首为序),三、音节表(Sound Table),北京话字音表(Peking Syllabary),四、汉字书写练习。本书只收其中附录三、四的音节表和字音表。

四

《语言自述集》还透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例如,19世纪中后期,围绕汉语官话标准音问题,在众多汉学家中,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对象,多是“当时的官话口语”。但什么是“官话”?标准是什么?认识上却大有分歧。大体分为新老两派:老派认为应该继续以南京音为标准,新派则认为南京音属于“已废弃不用的”系统,应该以帝国朝廷和政府主要官员说的通行于各大都会的北京话为标准。对汉语方言最有研究的埃德金斯(Mr. Edkins),“把官话划分为三个主要系统:南方官话,北方官话和西部官话,他以南京、北京和成都(四川省省会),分别代表各个官话系统的标准。他认为南京官话通行范围比北京更大,尽管后者更为时髦;可是他又承认‘那些想说帝国宫廷语言的人一定要学习北京话,而净化了它的土音的北京话,就是公认的“帝国官话”’。”威妥玛在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选择并确定一种话(a dialect),这大约是20年前的事”。“20年前”,即《南京条约》(1842年)之后。

威妥玛关于“北京话(Pekingese)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的观点,是他来到中国研究汉语七八年之后形成的。其论据简单明确——“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 (1)“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2)“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3)“不论他是否事实,据说北京话的特征正逐渐渗入官话通行区域的所有各地方言。学生可以放心,如果他讲好了北京话,他跟任何讲官话的本地人之间,相互理解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只要对方的方言不是明显地偏离标准。”

从1864年,各国公使馆先后获准进驻北京。此前,他们不能直接接触清廷。日本首任驻华公使柳元前光较晚(1871年)进驻北京。1874年3月17日,他给外务省的报告说:“满清(原文如此)建国后,苦于汉人吱唔不规则,另定北京官话,使满汉官吏一体遵用,……始以官吏能京话方能上堂。”“另定北京官话”“能京话方能上堂”等语,以及日本汉语教育界于1876年几乎同时放弃南京话教育而改教北京话之史实,亦与威氏所说相契合。

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序言中继续说道:

那时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 southern mandarin)——诸如莫里逊博士(Dr. Morrison),即第一部汉英辞典的编纂者,麦赫斯特博士(Dr. Medhurst)和威廉姆斯博士(Dr. Wells Williams)等人——他们对于本地话系统的描写,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对于莫里逊表音法,有人主张把它看作官话表音法,埃德金斯先生根本否定任何这类主张。他说:“莫里逊正在编撰他的很有实用价值的音节辞典(syllabic dictionary),却没有意识到他所列的音根本不是官话音,而是已经废弃不用的发音。”麦赫斯特博士做了一些修订以求完善的表音法,几乎是莫里逊博士表音法的翻版;他辩解说,我没把它当作最好的,却因为它是知名的。

这种官话标准音之争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1950年代,前辈权威学者曾坚持说,“至少六百年来北京音一直是官话正音”。《语言自述集》的发现,把近现代汉语史架构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再次突现出来——真的“至少六百年来北京音一直是官话正

音”吗？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再回避了。

如果“六百年来北京音”真的并非“一直是官话正音”，那么，接下来就必须面对如下的问题：（1）此前的“正音”标准在哪里？（2）若是在“南京”，那么：南京音又是何时、何以取得“正音”地位的？（3）这种“南京音”又是怎样形成的？汉语史应如何给它定位？（4）这对中古汉语史又意味着什么？

《语言自述集》所引发的问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有全局性。

就以上这些问题，笔者已经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如有兴趣，可以参看：

- 1.《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2.《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 3.《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4.《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 5.《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现状与前瞻》，韩国外国语大学校《理论与实践》第18期

《语言自述集》曾为世界汉语教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对北京话所做的研究和所获得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中国语言学界注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笔者决意把它翻译出来，一是为了补偿这一遗憾，二来更相信老话说的“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认真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1996年译者从海外寻得《语言自述集》第二版的前两卷后，用了一年多时间研读，写了《论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后又在《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论及该书，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得到学界众多前辈、同道鼓励，便决意译出，以供学界共享。

商务印书馆前副总李思敬先生称，“这部书可列为语言学经典”。他在199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中说：“关于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的问题，正如文章所说，外国人的专业语言训练走在我们前边，有不少超前的研究，对于这个‘富矿’，过去所知甚少。《自述集》正宜深挖。先把这篇文章作好、作深，这应是你下一进的重点课题。中国人总爱吹自己，排斥外国人。这是个大病。没有胡僧，不会有等韵。等韵是佛家搞出来的，不是儒家搞出来的。这个道理，直到清代还有人搞不通。你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好。”李先生的这些话，曾是译者在课余每晚翻译到两三点的动力来源。出版这部译稿，曾是李先生晚年的一大愿望。现在，这个愿望就要成为现实了，他却看不到这一天，令人痛惜者，莫大于此矣！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郭力主任和王春茂副社长的积极协助下，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此，我还要郑重感谢香港的李志刚博士、刘小枫博士和邓瑞东馆长，没有他们，我与《语言自述集》便无缘见面。《语言自述集》第二版的头两卷，是李博士捐赠给香港道风山信义宗神学院图书馆的；邓馆长极具专业精神的热情接待与帮助，让我得见《语言自述集》第二版的头两卷。为寻找第三卷而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李博士说：既然这样搜寻过了，那么可以说，在香港是找不到了。我的孩子正在英国，我让他去找，一定帮你和信义宗神学院图书馆把这部书凑齐！1998年11月再次路过香港时，李博士请客、小枫博士作陪，邓馆长驱车亲自送来第三卷复印本。我要衷心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感谢新鹏公司的郝福寨先生，感谢他们的慷慨资助。最后，我还要感谢刘英凯教授和赵东明老师，没有他们二位热心具体的指点，翻译上的许多难题便不会那么顺利解决。

2001年12月25日于深大新村

凡 例

一、《语言自述集》第二版原书第一卷前两章是英文,自第三章起是纯中文课文。汉语字词的注音,都在第二卷。译本将分见于两卷的汉字与注音集中到一起。

二、原书中文繁体字竖排,现改为简体横排。不是一对一的繁简体、正异体,保留原字。

三、原书有一些字词不严格分别,例如“准(~许)”与“準(~确)”、“託(委~)”与“托(~起)”、“凶(不吉)”与“兇(恶狠)”、“做”与“作”等,常常此处用前者,彼处用后者;大多数“著”相当于今天的“着”以及“嘱咐、澈底”之类。这些地方保留原貌,不以今日标准改动。“得”、“那”表示今日“得(děi)”、“哪(nǎ)”,亦不加改动。

四、第二卷始于第三章,是第一卷第三章至第八章的英译文和大量英文注释。英译文中用威氏音标给汉字词语标的音,一律照录。英文注释中的信息量很大,凡对中国读者有意义的,都按原文原意译出,必要时缀上英语原文。原书有些地方解释不确,部分以“译按”的形式指出,更多的地方不加。

五、原书英文用正体,汉语注音用斜体;译本正文部分英文较少,改用斜体,而汉语注音较多,为醒目起见,改用正体。

六、第二卷第三章每个单元的英译汉练习,英文从略,中文照录。

七、原书中文课文用旧式句读,今据语气并参照第二卷英译文,改为汉语现代标点符号。

八、原书第三卷共 245 页,编有四个附录:一、英语词语汇编,二、汉字索引,三、音节表(Sound Table),北京话字音表(Peking Syllabary),四、汉字书写练习。本书只收附录三的音节表和北京话字音表。

九、我们今天说“中文”的地方,原书都用“汉文”,这大约是为了跟“清文”“满文”相区别。今译文随现在习惯作“中文”。

第二版序言

(*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

题名为《自述集》的这部书的性质,以这几个字作书名的理由,读者可以从1867年出版的第一版序言找到解释。现在,当然是在我的朋友催促之下,这部书即将再版了。真的,一版序言中也许能找到一些对初学者有用的东西,当然,为省点儿事而不再去重复它,我也不反对。

本版做出的主要的变动如下。第三章——四十练习——上一版有两处遭到大肆批评。年长的学者宣称许多例子的语言不自然,他们把书中采集的短语讥讽为“公使馆汉语”(Legation Chinese)。编写本书的时候,我是驻北京公使馆的秘书,又是汉文秘书。措辞,虽然常常是润饰过的,对这个缺点的不满无疑是有几分公开的。年轻学者把这部书当作他们的入门课本,同时又抱怨《练习》的方法,每道练习都要查20到25个生词,查它们的字形、读音和义项,对于一般人的记忆来说,负担太重了。

不管怎样,我的初学者恐怕是对的,正如第三章一个小小的修改所显示的,未来的初学者的道路已变得平坦多了。修改之后,他们前进道路上每一步只有5到10个新词或新字;在面对难度更大的练习之前,他们的练习都是些很短的句子;而且,由于汉文课文旁边都有了英文译文,由于有了这种更加便利的印刷编排,他们会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最后,第一卷的每一道汉译英练习之后都附有英译汉练习,每一道汉译英练习都呈上了英文答案,我相信,他们将从中获得许多好处。

这最后一条,我不能夸口说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主意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开始做的;可是,1882年回到英国时,我的体力和精力已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会严重阻碍我的任务的圆满完成,因为我的为人是,我不能让自己相信我对汉语的认识会跟我的中国老师一样好,而且,我自己编排出版的汉语课本,若没有一位合格的审查人在我左右,那是我不能认可的。我有好运气拥有一些可贵的英国助手。沃尔特·希利尔先生(Mr. Walter Hillier),当时的助理汉文秘书,现已荣升汉文秘书,1883年他带回来了全套的新课文,有的完成了,有的尚未完成。“英汉练习”完全是他编写的。还有不少小型短句,打算用于新词汇表的举例说明,更短的章节替代了那些令学生烦恼的旧“四十练习”长栏目。所有这些应该做的,希利尔先生都代劳了,他之精通汉语有如一位汉语代言人,他这方面的能力,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英国人超过他,消除语言过失方面的指责也许应该主要归功于他。勘误,无疑是受谴责的主要之点;我一直希望《口语系列》的这一部分抓得更紧,有更大的改进。

我还要感谢唐纳德·斯宾士先生(Mr. Donald Spence)的帮助,他在归航途中使这些短句趋于完善,而我准备的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可是,从时间和地点的细节来看,他的贡献不如希利尔先生。希利尔先生,是北京话声调方面的高级权威,他已经细心地校正了新版前七章里每个词的声调符号。

第四章即“问答章”,一段关于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对话删除了,除此之外,保留原貌。我的全权委托人希利尔先生认为,压缩篇幅对问答篇十章有利。他已经用自己写的一段对话取代